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

詩云

自古人心不同　盡道有如其面
假饒容貌無差　畢竟心腸難變

話說人生只有面貌最是不同蓋因各父母所生千枝萬派那能勾一模一樣的就是同父合母的兄弟同胞雙生的兒子道是相像得緊畢竟仔細看來自有些少不同去處却又作怪盡有途路各別毫無干涉的人驀地有人生得一般無二假充得真的從來正書上面說孔子貌似陽虎以致匡人之圍是惡人

像了聖人。傳奇上邊說周堅死替趙朔、以解下宮之難。是賤人像了貴人。是个解不得的道理。按西湖志餘上面、宋時有一事、也爲面貌相像、騙了一時富貴、享用十餘年、後來事敗了的。却是靖康年間、金人圍困汴梁、擄欽二帝、蒙塵北狩、一時后妃公主被虜去的甚多、内中有一个公主、名曰柔福、乃是欽宗之女、當時也被擄去、後來高宗南渡稱帝、改號建炎、四年忽有一女子、詣闕自陳、稱是柔福公主、自虜中逃歸、特來見駕、高宗心疑道、許多隨駕去的、歷年尚不能逃、公主鞋弓襪小、如何脫離得歸來、必須詔令舊時宮

說得特着有理

人看驗个个說道是真的、一些不差、及問他宮中舊事、對答來皆合、幾个舊時的人、他都叫得姓名出來、只是衆人看見一雙足、却大得不像樣、都道公主當時何等小足、今却這等、止有此不同處、以此回覆聖旨、高宗宣召親認、却也認得、詰問他道、你爲何恁般一雙脚了、女子聽得、啼哭起來道、這些腳兒、被聚逐便如牛馬一般、今乘間脫逃、赤脚奔走、到此將有萬里、豈能尚保得一雙纖足、如舊時模樣耶、高宗聽得、甚是慘然、頒詔特加號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做了駙馬都尉、其特渥龍溪草制詞曰、

彭城方急。曾元當囙于西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于禁臠。

那曾元是漢高帝的公主、在彭城失散、後來復還的、益壽是晉附馬謝混的小名、江左中興元帝公主下降的、故把來比他兩人、甚為切當、自後夫榮妻貴恩賚無算、其時高宗為母韋賢妃在虜中、年年費盡金珠求贖、遙尊為顯仁太后、和議既成、直到紹興十二年自虜中回鑾、聽見說道柔福公主進來相見太后大驚道、那有此話、柔福在虜中受不得苦楚、死已多年、是我親看見的、那得又有一個柔福、是何人假出

氏[illegible]奉下旨意、着法司撥刑究問、法司奉旨提到人犯、用起刑來、那女子熬不得、只得將真情招出道、小的每本是汴梁一个女巫、靖康之亂、有宮中女御逃出民間、見了小的每、試誘做了弟子、稱娘娘、口中廝喚、小的每驚問、他便說小的每與娘娘面貌一般無二、因此小的每有了心、日逐將宮中舊事問他、他日日衍說得心下習熟了、故大膽冒名自陳、貪享這幾時富貴、道是永無對證的了、誰知太后回鑾、也是小的每福盡災生、一死也不能了、問成罪名、高宗見了招伏、大罵欺君賊婢、立時押付市曹處決、抄沒家私入

官總算前後錫賚之數也有四十七萬緡幾雖然沒結果却是十餘年間也受用得勾了只爲一个容顏厮像一時骨肉舊人都認不出來若非太后夜還到底被他瞞過那个再有疑心的就是死在太后未還之先也是他便宜多了天理不容自然敗露今日再説一个容貌厮像弄出好些奸巧希奇的一塲官司來正是

自古唱傳伯仲偕　誰知異地巧安排

試看一様滴珠面　惟有人心再不諧

話説國朝萬暦年間徽州府休寧縣蓀田鄉姚氏有

一女名喚滴珠年方十六生得如花似玉美冠一方
父母俱在家道殷富寶惜異常嬌養過度憑媒說合
嫁與屯溪潘甲為妻看來世間聽不得的最是媒人
的口他要說了窮石崇也無立錐之地他要說了富
范丹也有萬頃之財正是富貴隨口定美醜趁心生
再無一句實話的那屯溪潘氏雖是個舊家人家却
是個破落戶家道艱難外靠男子出外營生內要女
人親操井臼喫不得閒飯過日的了這个潘甲雖是
人物也有幾分像樣已自弃儒為商況且公婆甚是
狠戾動不動出口罵詈毫沒些好歹滴珠父母誤聽

媒人之言道他是好人家把一塊心頭的肉嫁了過來少年夫妻卻也過得恩愛只是看了許多光景心下好生不然如常偷掩淚眼潘甲曉得意思把些好話偎他過日子卻早成親兩月潘父就要他兒子道如此你貪我愛夫妻相對白白過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無奈與妻滴珠說了兩个哭一个不住說了一夜話次日潘父就逼兒子出外去了滴珠獨自一个趑趄慺悷有情無緒况且是个嬌養的女兒新來的媳婦摸頭路不着沒个是處終日悶悶過了潘父潘母看見媳婦這般模樣時常急聒罵道這

教人想甚情人害相思病了。滴珠生來在父母身邊，如珠似玉，何曾聽得這般聲氣？不敢回言，只背地着氣，背地哽哽咽咽，哭了一會罷了。一日潘滴珠起得遲了些个，公婆朝飯要緊，聲地答應不迭，公公開口罵道：這樣好吃懶做的淫婦，睡到這等日高還不起來，看這自由自在的模樣，除非去做娼妓，倚門賣俏，撒哄子弟，方得這樣快活像意。若要做人家，是這等不得。滴珠聽了，便道：我是好人家兒女，便做道有些不是，有得如此作賤，說我。大哭一場，沒分訴處。到得夜裡，睡不着，越思量越惱，道：老無知這樣說話，須是公

道上去不得我恐耐不過且跑回家去告訴爹娘明
明與他執論看這話是該說的不該說的亦且借此
爲名賴在家多住幾時也省了好些氣惱算計定了
侵晨未及梳洗將一个羅帕兜頭紮了一口氣跑到
渡口來說話的若是同時生並年長聽得他這去不
題起攔腰抱住擁胸扯回也不見得後邊若干事件
來只因此去天氣却早雖是已有行動的了人蹤尚
稀渡口悄然這地方有一个專一做不好事的光棍
名喚汪錫綽號雪裡蛆是个凍餓不怕的意思也是
姚滴珠合當悔氣撞着他獨自个溪中乘了竹筏來

到渡口望見了个花朶般後生婦人獨立岸邊又且頭不梳褁滿面淚痕曉得有些古怪在筏上問道娘子要渡溪麼滴珠道正要過去汪錫道這等上我筏來一戶叫放仔細些一手去接他下來上得筏一篙撑開撑到一个僻靜去處問道娘子你是何等人家獨自一个要到那裏去滴珠道我自要到孫田娘家去你只送我到渡口上岸我自認得路管我別事做甚汪錫道我看娘子頭不梳面不洗淚眼汪汪獨身自走必有蹺蹊作怪的事說得明白纔好渡你滴珠在个水中央了又且心裡急要回去只得把丈夫不

作家了如何受氣的上項事、一頭說、一頭哭、告訴了一遍、汪錫聽了、便心下一想、轉身道、這等說、却渡你去不得、你趕得沒好意了、放你上岸、你或是逃去、或是尋死、或是被別人拐了去、後來查出是我渡你的、我却替你喫沒頭官司、滴珠道、胡說、我自是娘家去、如何是逃去、若我尋死、路何不投水、却過了渡去、自盡、不成我又認得娘家路、沒得怕人拐我、汪錫道、却是信你不過、你既要娘家去、我舍下甚近、且上去、我家中坐了、等我走去對你家說了、叫人來接你去、却不兩邊放心得下、滴珠道、如此也好、正是女流之

華無大見識、亦且一時無奈、物他不過、還只道好心隨了他來、上得岸時、轉灣抹角、到了一个去處、引進幾重門戶裡頭、房室甚是幽靜清雅、但見

明窗靜几。錦帳文茵。庭前有數種盆花。座內有幾張素椅。壁間紙画。閒之兒、桌上沙壺。將大彫窄小蝸舍。雖非富貴王侯宅。清閑螺徑。也異尋常百姓家。

元來這个所在、是這汪錫一个園子、專一設法良家婦女到此、認作親戚、拐那一等浮浪子弟、好撲花行徑的、引他到此勾搭上了、或是片時取樂、或是迷了

时便做个外宅居住、與他銀子無數、若是這婦女無根蒂的、他等有販水客人到、背出一主大錢、就賣了去為娼、已非一日、今見滴珠行徑、就起了个不良之心、騙他到此、那滴珠是个好人家兒女、心裡儘愛清閑、只因公婆克得不要說、日逐做燒火煮飯、熬鍋打水的事、只是油鹽醬醋、他也排得頭疼了、見了這个乾淨精緻所在、不知一个好歹、心下到有幾分喜歡、那汪錫見他無有慌意、反添喜狀、便覺動火、走到跟前、雙膝跪下、求歡、滴珠就變了臉、起來這如何使得、我是好人家兒女、你元說覇我到此坐滑、濺我家中、

青天白日怎地拐人來家要行何騙若逼得我緊夜
如今只要自盡了說罷看見桌上有點燈鉄簽提起
來望喉間就刺汪錫慌了手腳道亦從容說話小人
不敢了元來汪錫只是拐人騙財利心為重色上也
不十分要緊恐怕真个做出事來沒了一場好買賣
要這一箇把那一點勃勃的春興丟在爪哇國裡去
了他走到後頭去好些時叫出一个老婆子來道王
嬢嬢你陪這裡娘子坐坐我到他家去報一聲就來
滴珠叫他轉來說明白了地方及父母名姓叮囑道
千萬早些叫他們來我自有重謝汪錫去了那老嬢

嬾去撥盆臉水拿些梳頭家火出來叫滴珠梳洗立在旁邊呆看啓口問道娘子何家宅眷因何到此滴珠把上項事是長是短說了一遍那婆子就故意跌跌脚道這樣老殺才不識人有這樣好標緻娘子做了媳婦折殺了你不着還捨得出毒口駡他也是个沒人氣的如何與他一日相處滴珠說着心事眼中滴淚婆子便問道今欲何往滴珠道今要到家裡告訴爹娘一番就在家裡權避幾時待丈夫回家再處婆子就道官人幾時回家滴珠又垂淚道做親兩月就駡着逼出去了知他幾時回來沒个定期婆子道

殺沒天理花枝般一个娘子叫他獨守又要罵他婚
子你莫怪我說你而今就回去得幾時少不得要到
公婆家去的你難道躲得在娘家一世不成這腌臢
煩惱是日長歲久的如何是了滴珠道命該如此也
沒奈何了婆子道依老身愚見只教娘子快活享福
終身受用滴珠道有何高見婆子道老身往來的是
富家大戶公子王孫有的是斯文俊俏少年子弟娘
子你不消問得的只是看得中意的揀上一个等我
對他說成了他把你似珍寶一般看待十分愛惜喫
自在食着自在衣纖手不動呼奴使婢也不枉了這

一个花枝模樣强如守空房做粗作淘閒氣萬萬倍了那滴珠是受苦不過的人况且小小年紀婦人水性又想了夫家許多不好處聽了這一片話心裡動了便道使不得有人知道了怎好婆子道這个所在外人不敢上門神不知鬼不覺是个極密的所在你住兩日起來天上也不要去了滴珠道適間巳叫那撑篯的報家裡去了婆子道那是我的乾兒憑地不曉事去報這樣冷信正說之間只見一个人在外走進來一手揪住王婆道好好青天白日要哄人養漢我出首去滴珠喫了一驚仔細看來却就是撑篯的

那一个汪錫滴珠見了道曾到我家去說不曾汪錫道說你家的鳥我聽得多時了也去數數的言語是凌子下半世的受用萬金之策憑娘子斟酌滴珠嘆口氣道我落難之人走入圈套沒奈何了只不要悮了我的事婆子道方纔說過的憑娘子自揀兩相情願如何悮得你滴珠一時沒主意聽了哄誘又且房室精緻床帳齊整恰便似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放心的悄悄住下那婆子與汪錫兩个殷慇懃懃代替伏侍要茶就茶要水就水惟恐一些不到處那滴珠一發喜歡忘懷了過得一日汪錫走出

去撞見本縣商山地方一个大財主叫得吳大郎那大郎有百萬家私極是个好風月的人因爲平日肯養閑漢認得汪錫便問道這幾時有甚好樂地麽汪錫道好教朝奉得知我家有个表姪女新寡且是生得嬌媚尚未有个配頭這即是朝奉店裡貨只是價錢重哩大郎道可肯等我一看否汪錫道不難只是好人家害羞待我先到家與他堂中說話你勞面撞進來看个停當便是吳大郎會意了汪錫先回來見滴珠坐在房中默默呆想汪錫便道娘子便到堂中走走如何悶坐在房裡王婆子在後面聽得了也走

出來道正是娘子外頭來坐滴珠依言走在外邊來汪錫就把房門帶上了滴珠坐了道婆婆還不如等我歸去休婆婆道娘子不要性急我們只是愛惜娘子人材不割捨得你受苦所以勸你你將副煩些包你有好緣分到也正說之間只見外面踅進一个人來你道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前一片後一片的竹簡巾兒旁縫一對左一塊右一塊的蜜蠟金兒身上穿一件細領大袖青絨道袍兒腳下着一雙低跟淺面紅綾僧鞋兒若非宋玉牆邊過定是潘安車上來

一直走進堂中道小汪在家麼滴珠慌了急身起已打了个照面急奔房門邊來不想那門先前出來時已被汪錫瞎掽了急沒躲處那王婆笑道是吳朝奉便不先開个聲對滴珠道是我家老主顧不妨又對吳大郎道可相見這位娘子吳大郎深深唱个喏下去滴珠只得回了禮偷眼看時恰是個俊俏可喜的少年郎君心裡早看上了幾分了吳大郎上下一看只見不施脂粉淡雅梳妝自然內家氣象與那臙花隊裡的迥別他是个有行的知輕識重如何不曉得也自酥了半邊道娘子請坐那滴珠終久是好人

家出來的有些羞耻只叫王嬤嬤道我們進去瞧个嬤嬤道慌做甚麽就同滴珠一面進去了出來對吳大郎道朝奉看得中意否吳大郎道嬤嬤作成作成不敢有忘王婆道朝奉有的是銀子兌出千把來娶了回去就是大郎道又不是衙衙人家如何娶得許多嬤嬤道不多你看了這个標緻模樣令與你做个小娘子難道消不得千金大郎道果要千金也不打緊只是我大孺人很專會作賤人我雖不怕他怕難爲這小娘子有些不便取回去不得婆子道這个何難另稅一所房子住了兩頭做大可不是好前日江

家有一所花園空着要典與人老身替你問問看如何大郎道好便好只是另住了要家人使喚丫嬛伏侍另起烟爨這還小事少不得牆不邇家裡了終日厮鬧赶來要同住却了不得婆子道老身更有个見識朝奉拿出聘禮娶下了就在此間成了親每月出幾兩盤纏替你養着自有老身伏侍倍伴朝奉在家推个別事出外時時到此來往密不通風有何不好大郎笑道這个却妙這个却妙議定了財禮銀八百兩衣服首飾辦了送來自不必說也合着千金每月盤費連房錢銀十兩逐月交付大郎都應允慌忙去

拿銀子了、王婆轉進房裡來對滴珠道、適纔這个官人、生、得、如、何、元、來、滴、珠、先、前、雖、然、怕、羞、走、了、進、去。心中、却、趉、捨、不、得、躲、在、黑、影、裡、張、來、張、去、看、得、分、明、吳大、郎、與、王、婆、一、頭、說、話、一、眼、覷、着、門、裡、有、時、露、出、半面、若、非、是、有、人、在、面、前、又、非、是、一、面、不、曾、識、兩、下、裡就、做、趉、光、來、了、滴、珠、見、王、婆、問、他、他、就、隨、口、問、道、這是、那、一、家、王、婆、道、是、徽州府有名的商山吳家、他又是吳家第一个財主吳百萬吳大朝奉、他看見你好不喜歡嬰他要娶你回去、有些不便處、他就要娶你在此間住下、你心下如何、滴、珠、一、了、喜、歡、這、个、乾、淨、

房臥又看上了吳大郎人物聽見說就在此間住就係是他家裡一般的心下到有十分中意了道既到這里但憑媽媽只要方便些不露風聲便好婆子道如何得露風聲只是你久後相處不可把真情與他說看得低了只認我表親暗地快活便了只見吳大郎擡了一乘轎隨着兩个俊俏小廝捧了兩个拜匣竟到汪錫家來把銀子交付停當了就問道幾時成親婆子道但憑朝奉尊便或是揀个好日或是不必揀日就是今夜也好吳大郎道今日我家裡不曾做得工夫不好造次住得明日我推說到杭州進香取

畏忌來住也罷了揀甚麽日子吳大郎只是色心為
重等不得揀日若論婚姻大事還該擇一个好日辰（今人論命放口亂說起）
今草草亂做不知此何故然以致一兩年內就拆散
了這是後話卻說吳大郎交付背當自去了只待明
日快活婆子又與汪錫計較定了來對滴珠說恭喜
娘子你事已成了（此時滴珠心已動）楚拿了吳家銀子四百兩笑嘻嘻
約道銀八百兩你我一个表兩人分一半做媒錢擺
將出來擺得桌上只見光的滴珠可也喜歡說話的
你說錯了這光銀子發見了銀子如若瞧見血怎還
有人心天理分這一半與他看官有个緣故他一者

要在滴珠面前誇羅富貴下他心二者總是在他家裡東西孑悄走熟那裡去了少不得逐漸與的出來仍舊元在我不與滴珠些東西後來吳大郎相處了怕他說出真情要倒他們的出來反爲不美莫正是老虔婆神機妙算吳大郎次日果然打扮得一發精緻來汪錫家成親他怕人知道也不用儐相也不動樂人只元汪錫辦下兩桌酒請滴珠出來同坐吃了進房滴珠起初害羞不肯出來後來被强不過勉强略坐得一坐推个事故走進房去撲地把燈吹息先自睡了却不關門婆子道還是女兒家的心性害

造的，是我們湊他趣，則个移了燈，照着大郎新房去。仍舊把房中燈點起了，自家走了出去，把門拽上了。大郎是个精細的人，把門拴了，移燈到床邊，揭帳一看，只見兜頭面睡着，不敢驚動他，輕輕地脫了衣服，吹息了燈，襯進被窩，襯來滴珠嘆了一口氣，縮做一團。被吳大郎甜言媚語，輕輕款款，扳將過來，騰的跨上去。滴珠頭篤篤的承受了，高高下下，往往來來，弄得滴珠渾身快暢，遍體酥麻。元來滴珠雖然嫁了丈夫兩月，那是不在行的新郎，不曾得知這樣趣味。吳大郎風月場中摠討使被窩裡事多曾占過先頭的

溫柔軟款自不必說滴珠只恨相見之晚。兩个千恩萬愛過了一夜明日起來王婆汪錫都來叫喜吳大郎各各賞賜了他自此與姚滴珠快樂隔个把月纔回家去走走又來住宿不題話說的難道潘家不見了媳婦就罷了憑他自在那里快活不成看官話有兩頭却難這邊說一句那邊說一句如今且聽說那潘家自從那日早起不見媳婦煮朝做潘婆只道又是晏起走到房前厲聲叫他見不則聲走進房裡把窗推開了床裡一看並不見滴珠踪跡罵道這賊淫婦那里去了出來與潘公說了潘公道又來作怪料

道是他娘家去慌忙走到渡口問人來有人說道絕大清早有一婦人渡河去有認得的道是潘家媳婦上筏去了潘公道這妮子昨日說了他幾句就待告訴他爹娘去恁般心性潑剌且等他娘家住不要去接他採他看他待要怎的忿忿地跑回去與潘婆說了將有十來日姚家記挂女兒辦了幾个盒子做了些點心差一男一婦到潘家來問一个信潘公道他歸你家十來日了如何到來這里問信那遞禮的人喫了一驚道說那里話我家姐姐自到你家來纔得兩月多我家又不曾來接他爲何自歸因是放心不

下叫我們來望望如何反如此說潘公道前日因有兩句口面他使一个性子跑了回家有人在渡口見他的他不到你家到那里去那男女道實實不曾囘家不要錯認了潘公炮燥道想是他來家說了甚麼謊您家要悔賴了別嫁人故敉出圈套反來問信麼那男女道人在你家不見了顛倒這樣說這事必定蹺蹊潘公聽得蹺蹊兩字大罵狗男女我少不得當官告來看你家賴了不成那男女見不是勢頭盒盤也不出仍舊擡了走了回家一五一十的對家主說了姚公姚媽大驚啼哭起來道這等說我那兒敢被

道兩个老嫂才逼死了、打點告狀替他要人去一面寫與个訟師商量告狀那潘公潘婆死認定了姚家藏了女兒叫人去接了兒子來家兩家都進狀都准了那休寧縣李知縣行提一干人犯到官當堂審問時你推我我推你知縣大怒先把潘公夾起來潘公道現有人見他過渡的若是投河身死須有屍首明白是他家藏了賴人知縣道說得是不見了人十多日若是死了皆有屍首蹤影畢竟藏着的是放了潘公再把姚公夾起來姚公道人在他家去了兩月多自不曾歸家來若是果然當時走回家這十來日間

潘某何不着人來問一聲看一看下落人長六尺天下難藏小的若是藏過了後來就別嫁人也須有人知道難道是瞞得過的老爺詳察則个知縣想了一想道也說得是如何藏得過便藏了也成何用多管是與人有來約的走了潘公道小的媳婦雖是懵懂嬌癡小的開門也嚴謹卻不曾有甚外情知縣道這等說是有人拐的去了或是躲在親眷家也不見得便對姚公說是你生得女兒不長進況來蹤去跡畢竟是你做爺的曉得你推不得乾淨要你蹤尋出來同緝捕人役五日一比較就把潘公父子討了个保

不引伏懸者今

有此天然奇巧

姚公討押了出來、姚公不見了女兒、心中已自苦楚、又經卻此冤枉、叫天叫地沒个道理、只得帖个尋人招子、許下賞錢、各處搜求、並無影響、且是那个潘甲不見了妻子、沒出氣處、只是逢五逢十就來稟官比較、捕人來免連姚公陪打了好些板子、此事鬧動了一个休寧縣城郭鄉村、無不傳爲奇談、親戚之間、盡爲姚公不平、卻沒个出豁、卻說姚家有个極密的內親、叫做周少溪、偶然在浙江衢州做買賣、閑游柳陌花街、只見一个娼婦站在門首獻笑、好生面染、仔細一想、卻與姚滴珠一般無二、心下想道、家裡打了兩

亦宿匠也

盾甥亦是周少溪之教也

年沒頭官司他却在此要上前去問个的確却又忖道不好不好問他未必肯說眞情打破了網娼家行徑沒根蒂的連夜走了那里去尋不如報他家中知道等他自來尋訪元來衢州與徽州雖是分个浙直却兩府是聯界的若不多日到了一一與姚公說知姚公道不消說得必是遇着歹人轉販爲娼了叫其子姚乙密地拴了百來兩銀子到衢州去贖身又商量道私下取贖未必成事又在休寧縣告明緣由使用些銀子給了一張廣緝文書在身倘有不諧當官告理姚乙聽命姚公就央了周少溪作伴一路往衢

毋人上得

渾家那周少溪自有舊主人替姚乙另尋了一个店樓安下行李周少溪指引他到這家門首來正值他在門外姚乙看見果然是妹子進呼他小名數聲那娼婦只是微微笑着却不答應姚乙對周少溪道果然是我妹子只是連連呼他並不答應却像不認得我的難道他在此快樂了把个親兄都不招攬了周少溪道你不曉得凡娼家龜鴇必是生狠的你妹子既來歷不明他家必緊防漏洩訓戒在先所以他怕人知道不敢當面認帳姚乙道而今却怎麼通得个信周少溪道這有何難你做个要闞他的設了酒將

此人要曉情客真老江胡

銀一兩送去外加轎錢一包擡他到下處來看个備細是你妹子客地相認了再做道理不是妹子難他娘一晚放他去罷姚乙道有理有理周少溪在衢州久做客人都是熟路去尋一个小閑來拿銀子去雲時一乘轎擡到下處那周少溪忖道果是他妹子不好在此陪得推个事故走了出去姚乙也道是他妹子有些不便却也不來爾周少溪只見那轎裡孃孃婷婷走出一个娟妓來但見

一个道是妹子來雙眸注望一个道是爷官到滿面生春一个疑道何不見他走近身急認哥哥一

[illegible]道何不見他迎着稱作呼姐姐
却說那姚乙向前看着分明是妹子那娟娟却笑容
可掬佯佯地道了个萬福姚乙只得請坐了不敢就
認問道姐姐尊姓大名何處人氏那婦人答道姓鄭
小字月娥是本處人氏姚乙隨口說出話來一口衢
音聲氣也不似滴珠已自疑心了那鄭月娥就問姚
乙道客官何來姚乙道在下是徽州府休寧縣蓀田
姚某父某母某人恰像那个查他的脚色三代籍
貫都報將來也還只道果是妹子他必然不認所以
如此那鄭月娥見他說話牢叨笑了一笑道又不曾

盤問客官出身何故通三代脚色姚乙滿面通紅情知不是滴珠了撫上酒來三杯兩盞兩个對吃姚月娥看見姚乙只管相他面龐一會又自言自語一會心裡好生疑惑開口問道奴自不曾與客官相會只是前日門前見客官走來走去見了我指手點脚的我背地同姊妹聽笑今承寵召過來卻又屢屢相覰卻像有些委決不下的事是什麼緣故姚乙把言語支吾不說明白那月娥是个久慣接客乖巧不過的人看此光景曉得有些蹺蹊只管盤問姚乙道這話也長且到床上再說兩个人各自収拾上床睡了兇

又發奇　又奇人　此又奇　又奇也

不得雲情雨意、做了一番的事、那月娥又提前話些起、姚乙只得告訴他家裡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因見你廝像、故此假做、請你認個明白、那知不是月娥、道果然像否、姚乙道、除此外像一些不差、就是神色、裡邊有些微兩樣處、除是至親骨肉、日在面前的、用意體察、纔看得出來、也算是十分像的了、若非是聲音各別、連我方纔也要認錯起來、月娥道、既是這等、廝像、我就做你妹子、罷、姚乙道、又來取笑、月娥道、不是取笑、我與你熟商量、你家不見了妹子、如此打官司、不得了結、必竟得妹子到了官、方住、我是此間

絶頂

良人家兒女在姜秀才家爲妾大娘不容後來連姜秀才貪利忘恩竟把來賣與這鄭媽媽家了那龜兒鵓兒不管好歹動不動非刑拷打我被他擺佈不過正要想个計策脱身你如今認定我是你失去的妹子我認定你是哥哥兩口同聲當官去告理一定斷還歸宗我身既得脱你亦可重到得你家當了你妹子官事也好完了豈非萬全之策姚乙道是到是只是聲音大不相同且既到吾家認做妹子必是親戚族屬逐處明白方像真的這却不便了姚道人只怕面貌不像那个聲音隨他改換如何做得准你妹子

相失兩年。假如眞在蘇州。未必不與我一般鄉評了。親戚族屬。你可教導得我的。況你做甚事來。還等待官司發落日子長遠。有得與你相處。鄉音也學得你些。家裡事務。日逐教我熟了。有甚難處。姚乙心裡先只要家裡息訟要緊。細思月娥說話。儘可行得。便對月娥道。吾隨身帶有廣緞文書。當官一告。斷還不難。只是要你一口堅認到底。却差池不得的。月娥道。我（主意）也為自身要脫離此處。趁此機會。如何好改得口。只是一件。你家妹夫是何等樣人。我可跟得他否。（要緊）姚乙道。我妹夫是个做客的人。也還少年老實。你跟了他（從、依、語）

作字冷 趣亦熱 題

也好。月娥道。憑他怎麼。畢竟還好似為娼。況且一夫一妻。又不似先前做妾。也不誤了我事了。姚乙又與他兩个賭一个誓信。說兩个同心做此事。要緊。各不相負。如有破洩者。神明誅之。兩人說得着。已覺道快活。又弄了一火。摟抱了睡到天明。姚乙起來。不梳頭就走去尋周少溪。連他都瞞了。對他說道。果是丟了妹子。如今怎處。周少溪道。這衙衙人家不長進。替他私贖。必定不肯。待我去糾合本鄉人在此處的十來个。做張呈子到太守處呈了。人衆則公。亦且你有本縣廣緝滴珠文書可驗。怕不立刻斷還。只是你再送幾兩銀

□□兵、與他說道、還要留在下處幾日、使他不疑惑。
捐對、做事。姚乙一一依言停當了、周少溪就合着一
夥衢州人、同姚乙到府堂、把前情說了一遍、姚乙又
將縣間廣緝文書當堂驗了、太守立刻發了牌、將鄭
家烏龜老媽都拘將來、鄭月娥也到公庭、一个認哥
哥、一个認妹子、那衆衢州人、除周少溪外、還有个
把認得滴珠的、齊聲說道、是那烏龜分毫不知一个
情由、撈地價來、沒徹理會、口裡亂嚷、太守只叫掌嘴、
又研問他是那里拐來的、烏龜不敢隱諱、招道是姜
秀才家的妾、小的八十兩銀子討的、是實並非拐的、

太守又去拿姜秀才姜秀才情知理虧躲了不出見官太守斷姚乙出銀四十兩還他爲龜身價領妹子歸宗那烏龜買良爲娼問了應得罪名連姜秀才前程都問革了鄭月娥一口怨氣先發洩盡了姚乙欣然領回下處等衙門文卷叠成銀子交庫給主及零星使用多完備了然後起程這幾時落得與月娥同眠同起見人說是兄妹背地自做夫妻枕邊絮絮叨叨把說話見識都教道得停停當當了在路不則一日將到蘇田有人見他兄妹一路來了掐手道好了好了這官司有結局了有的先到他家裡報了的笑

伊俱邀出門來那月娘教做个認得的模樣大剛判
出進門來呼爺叫娘都是姚乙教熟的兆且娼家行
徑誠巧靈變一些不錯姚公道我的兒那里去了道
兩年累煞你爹也月娥假作淒慘痛哭兒不得說道
爹媽這幾時平安麼姚公見他說話來便道去了
兩年聲音都變了姚媽伸手過來拔他的手出來捻
了兩捻道養得一手好長指甲了去時沒有的夫家
哭了一會只有姚乙與月娥心裡自明白姚公疑兩
年間官司累脩了他見說女兒來了心裡放下了一
个大跣搭那里還辨仔細況且十分相像分毫不疑

至于來蹤去跡他已自曉得在娼家贖歸不好細將得已到天明就叫兒子姚乙同了妹子到縣裏來見官知縣升堂衆人把上項事說了一遍知縣纔了兩年已自明白問滴珠道那个拐你去的是何等人說滴珠道是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不由分說逼賣與衢州姜秀才家姜秀才轉賣了出來這先前人[illegible][illegible]去向知縣曉得事在衢州隔省難以追求只要完聚不去根究了就抽籤去喚潘甲并丈人來領那潘公潘婆到官來見了假滴珠道好媳婦呀就哭了這些時潘甲見了道慼慼也還有相見的日子各各認明

了領了回去出得縣門兩親家兩親媽各自讓罪認箇悔氣都道一椿事完了爾了一樁次日李知縣升堂正待把潘甲這宗文卷注銷立案只見潘甲又來告道昨日領回去的不是真妻子那知縣大怒道可奴才你累得丈人家也勾了如何還不肯休歇喝令扯下去打了十板那潘甲只叫冤枉知縣道那備州公文明白你舅子親自領回你丈人丈母認了不必說你父母與你也當堂認了領去的如何又有說話潘甲道小人爭訟只要爭小人的妻不曾要別人的妻今明明不是小人的妻小人也不好要得老爺也

寃寃苦苦

其論甚有

不好强小人要得若必要小人將假作眞小人情願
不要妻子了知縣道怎見得不是潘甲道面貌頗相
似只是小人妻子相與之間有好些不同處了知縣
道你不要騃敢是做過了娼妓一番身分不比良家
了潘甲道老爺不是這話不要說日常夫妻間私語
一句也不對至于肌體隱微有好些不同小人心下
自明白怎好與老爺說得若果然是妻子小人與他
纔得兩月夫妻就分散了巴不得見他難道到說不
是來混爭鬧非不成老爺青天詳察主鑒不錯知縣
見他說這一篇有情有理大加驚詫又不好自總斷

背密密分付潘甲道你且從容不要性急就是丈母
親戚面前俱且糊塗不可說破我自有處李知縣分
付該房寫告示出去遍貼說道姚滴珠已經某月某
日追尋到官兩家各息詞訟無得再行告擾卻自密
地懸了重賞着落應捕十餘人四下分緝若看了告
示有些動靜即便體察拿來回話不說這里探訪且
說姚滴珠與吳大郎相處兩年大郎家中看看有些
知道不肯放他等閑出來蹤跡漸漸來得稀了滴珠身
伴要討个丫鬟伏侍曾對吳大郎說轉托汪錫汪錫
拐帶慣了的那里想出銀錢去討因思个便處要弄

將、一、个、來日前見歙縣汪汝鸞家、有个丫頭、時常到溪邊洗東西、想在心裡、一日汪錫出外行走、聞得縣前出告示道、滴珠已尋見之說、急忙里來對王婆說、不知那一个頂了缺、我門這个貨穩穩是自家的了、王婆不信、要看个的實、一関來到縣前、看了告示、汪錫未免指手擡脚、點了又點、念與王婆聽、早被旁邊應捕看在眼裡、尾了他去、到了僻靜處、只聽得兩个私下道、好了好了、而今瞞也瞞得安穩了、應捕驀地跳將出來道、你們幹得好事、今已敗露了、還走那里去、汪錫慌了手脚、道不要恐嚇我、且到店中坐坐去、

一同王婆邀了應捕走到酒樓上坐了喫酒汪錫排許嘎飯一道烟走了单剩个王婆與應捕坐了多時酒殽俱不來走下問時汪錫也去久了應捕就把王婆拴將起來道我與你去見官王婆跪下道上下饒恕隨老身到家中取錢謝你那應捕只是見他們行跡蹺蹊故把言語嚇着其實不知甚麼根由怎當得虗心病的露出馬脚來應捕料得有些滋味押了他不捨隨去到得汪錫家裡叩門一个婦人走將出來開了那應捕一看着驚道這是前日衢州解來的婦人。猛然想道這个必是與姚滴珠了也不說破喫了

茶、憑他送了些酒錢罷了、王婆自道無事、放下心了應捕明日竟到縣中出首、知縣添差應捕十來人、急命拘來公差如狼似虎、到汪錫家裡門口發聲喊打將進去、急得王婆懸梁高了、把滴珠登時捉到公庭、知縣看了道、便是前日這一个又飛一簽、令與潘甲與妻子同來、那假的也來了、同在縣堂眞箇一般無二、知縣莫辨、因令潘甲自認、潘甲自然明白眞眞滴珠各說了些私語、知縣喚起來研問明白、眞滴珠從頭供稱被汪錫哄騙情由、說了一遍、知縣又問付引人奸騙你、不滴珠心上有吳大郎、只不說出、但道不

卯燐名又叫那假滴珠上來、供稱道、身名鄭月娥、自身要報私仇、姚乙要完家訟、因言貌像伊妹、商量做此一事、知縣懸拿汪錫、已此在逃、了做个照提、疊成文卷、連人犯解府、却說汪錫自酒店逃去之後、撞着同夥程金、一同作伴、走到歙縣地方、正是汪汝鸞家丫頭在溪邊洗褁脚、一手扯住他道、你是我家使婢、逃了出來、却在此處、便奪他褁脚拴了、竟走、要扯上竹筏、那丫頭大喊起來、汪錫將袖子掩住他口、丫頭尚自嗚哩嗚剌的喊、程金便一把叉住喉嚨、又得手重、口頭又不通氣、一霎嗚呼哀哉了、地方人走將攏

來兩个都捕住了送到縣裡那歙縣方知縣問了程
金綬罪汪錫充軍解上府來正値滴珠一起也解到
一同過堂之時眞滴珠大喊道這箇不是汪錫那太
守姓梁極是个正氣的見了兩宗文卷都爲汪錫大
怒道汪錫是首惡如何只問充軍喝交皁隸重責六
十板當下絶氣眞滴珠給還原夫宰家假滴珠官賣
姚乙認假作眞倚官拐騙人口也問了一箇太上老
只有吳大郎廣有世情聞知事發上下使用並無名
字干涉不致惹着朦朧過了潘甲自領了姚滴珠仍
舊完聚那姚乙定了衛所發去充軍拘妻簽解姚乙

可笑姑
嫂戲

未曾娶妻，只見那鄭月娥，曉得了，大哭道，這是我自要脫身洩氣，造成此謊，誰知反害了姚乙，令我生死跟了他去也。不枉了一場話。撇姚公心下不捨得兒子，聽得此話，卽便買出人來，說名納贖了月娥，改了姓氏，隨了兒子做軍妻，解去後來，遇赦還鄉，遂成夫婦。這也是鄭月娥一點良心不泯，處處姑嫂兩个到底，有些厮像，徽州至今傳為笑談，有詩為証

一樣良家走岐路　又同岐路轉良家

面龐怪道能相似　相法看來也不差

拍案驚奇卷之二終

[illegible]卷之三

[illegible]劉[illegible]山詩拔順城門　十八尺奇蹤村酒肆

詩曰

[illegible]為強所制，不在形巨細。
蝍蛆帶是甘，何曾有長喙。

話說天地間有一物，必有一制，夸不得高，恃不得強。這首詩所言蝍蛆是甚麼？就是那赤足蜈蚣，俗名百腳，又名百足之蟲。這帶又是甚麼？是那大蛇，其形似帶一般，故此得名。嶺南多大蛇，長數十丈，專要害人。那邊地方，裡居民家家畜養蜈蚣，有丈尺餘者，多放在枕畔，或枕中，若有蛇至，蜈蚣便嘖嘖作聲，放他出

來他鞠起腰來首尾着力一跳有一丈來高便搭住在大蛇七寸內用那鐵鈎也似一對鉗來鉗住了吸他精血至死方休這數十丈長斗來大的東西反纏死在尺把長指頭大的東西手裡所以古語道蝍蛆甘帶蓋謂此也漢武帝延和三年西胡月支國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新生的小狗不過比貍猫般大拖一箇黃尾兒那國使抱在手裡進門來獻武帝見他生得猥瑣笑道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于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鵬之宗亦不在巨細也武帝不信乃對

使者試叫他發聲來朕聽使者乃將手一指此獸
舐唇搖首一會猛發一聲便如平地上起一箇霹靂
兩目閃爍放出兩道電光來武帝登時顛出九金椅
子急掩兩耳顫一箇不住侍立左右及羽林龍立仗
下軍士手中所拿的東西悉皆墜落武帝不悅即傳
旨意教把此獸付上林苑中待群虎食之上林苑令
遵旨只見拿到虎圈邊放下群虎一見皆縮做一堆
雙膝跪倒上林苑令奏聞武帝愈怒要殺此獸明日
連使者與猛獸皆不見了猛悍到了虎豹卻乃怕此
小物所以人之膂力強弱智術長短沒箇限數正是

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誇大口當時有一个舉子不記姓名地方他生得膂力過人武藝出衆一生豪俠好義負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進京會試不帶僕從待着一身本事耕着一疋好馬腰束弓箭短劍一鞭獨行二路收拾些雉兎野味到店肆中宿歇便安排下酒一日在山東路上馬跑得快了枉過了宿頭至一村庄天巳昏黑自度不可前進只見乚家人家關門在那里燈光射將出來舉子下了馬一手牽着扶進不時只見進了門便是一大空地空地上有三四塊太湖石疊着正中有三間正房有兩間廂

房。一老婆子坐在中間績麻。聽見庭中馬足之聲。起身來問。舉子高聲道。媽媽。小生是失路借宿的。那老婆子道。官人不方便。老身做不得主。聽他言詞中間。帶些悽悽慘慘。舉子有些疑心。便問道。媽媽你家男人多在那裏去了。如何獨自一箇在這裏。老婆子道。老身是箇老寡婦。夫亡多年。只有一子。在外做商人去了。舉子道。可有媳婦。老婆子蹙着眉頭道。是有一个媳婦。賽得過男子。儘撐得家住。只是一身大氣力。雄悍異常。且是氣性粗暴。一句差池。經不得一指頭擦着。便倒。老身虛心冷氣。看他眉頭眼後。常是不中意受

他凌辱的所以官人借宿老身不敢做主說罷淚如雨下畢子聽得不覺雙眉倒豎兩眼圓睜道天下有如此不平之事惡婦何在我爲爾除之遂把馬拴在庭中太湖石上了拔出劍來老婆子道官人不要太歲頭上動土我媳婦不是好惹的他不習女工針指每日午飯已畢便空身走去山裡尋幾箇麞鹿獸兎還家醃爊起來賣與客人得幾貫錢常是一二更天糸纔得回來日逐用度只靠着他這些所以老身不敢逆他畢子按下劍入了鞘道我生平專一欺硬怕軟替人出力諒一个婦女到得那裡既是媽媽靠他

度日我饒他性命不殺他只痛打他一頓教訓他一番使他改過性子便了老婆子道他將次回來了只勸官人莫惹事的好婆子氣忿忿地等着只見門外一大黑影一个人走將進來將肩上又且也似一件東西往庭中一摜叫道老婆快拿火來收拾行貨老婆子戰兢兢地道是甚好物事呀把燈一照喫了一驚乃是一隻死了的斑斕猛虎說時遲那時快那婆子的馬在火光裏看見了死虎驚跳不住起來那人看見便道此馬何來婆子暗裡看時却是一个黑漢婦人見他模樣又背了个死虎來忖道也是个有本

事的心裡就有幾分懼他、伴走去帶開了馬縛住了走向前道小生是失路的舉子趕過宿頭幸到寶庄見門尚未關斗膽求借一宿那婦人笑道老嫗好不曉事既是个貴人如何更深時候叫他在露天立着指着死虎道賊婢今日山中遇此潑花團爭持多時纔得了當歸得進些个有失主人之禮貴人勿罪舉子見他語言爽愷禮度周全暗想道也不是不可化誨的連聲道不敢不敢婦人走進堂提一把椅來對舉子道該請進堂裡坐只是婦姑兩人都是女流男女不可相混屈在廊下一坐罷又掇張桌來放在面

看此老氣岀是英凌子然畏孫不識仙骯性非

前點箇燈來安下。然後下庭中來，雙手提了死虎到厨下去了。須臾之間，盪了一壺熱酒，托出一个大盤來，內有熱騰騰的一盤虎肉，一盤鹿脯，又有些雕爛雉兎之類，五六碟道：「貴人休嫌輕褻。」則箇舉子見他殷勤，拔了自斟自飲。須臾間，酒盡殺完。舉子拱手道：「多謝厚款。」那婦人道：「慚愧慚愧。」便將了盤來，收拾桌上碗盞。舉子乘間便說道：「看娘子如此英雄，非止恁地賢明，怎麼尊卑分上覺得欠些个？」那婦人將盤一擲，且不收拾，怒目道：「適間老死魅，將對貴人說些甚謊麼？」舉子忙道：「這是不曾。只是看見娘子稱呼詞色

其娘之亡過此張于元堂長蓋錢吉矣

之問甚覺輕倨不像箇婆媳婦道理及見娘子待客周全才能出衆又不像个不近道理的故此好言相問一聲那婦人見說一把扯了舉子的衣袂一隻手拖着婚走到太湖石邊來道正好告訴一番舉子一時間掙扎不脫暗道等他說得沒理時算計打他一頓只見那婦人倚着太湖石就在石上拍拍手道前日有一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是我不是是他不是道罷便把一个食指向石上一擂道這是一件了擂了一擂只見那石皮亂爆起來巳自摳去了一寸有餘深連連數了三件擂了三擂那太湖石上便似鑿

子鑿成一个川字斜看來又是三字足足皆有寸餘就像鑴刻的一般那舉子驚得渾身汗出滿面通紅連聲道都是娘子的是把一片要與他分个阜白的雄心好像一桶雪水淋頭一淋氣也不敢抖了婦人說罷擎出一張匡床來與舉子自睡又替他喂好了馬却走進去與老婆子關了門息了火睡了舉子一夜無眠嘆道天下有這等大力的人早是不曾與他交手不然性命休矣巴到天明鞴了馬作謝了再不說一句別的話悄然去了自後收拾了好些威風再也不去惹閒事管也只是怕逢着啤嚒似他的喫了

虧今日說一箇恃本事說大話的，喫了好些驚恐，惹出一場話柄來。正是

虎爲百獸尊，百獸伏不動，
君逢獅子吼，虎又全沒用。

話說國朝嘉靖年間，北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一人，姓劉名嵚，叫做劉東山，在北京巡捕衙門裏當一個緝捕軍校的頭。此人有一身好本事，弓馬熟閑，發矢再無空落，人號他連珠箭。隨你異常狠盜，逢著他便如甕中捉鼈，手到拿來。因此也積攢得有些家事。年三十餘，覺得心裡不耐煩做此道路，告脫了在本縣去

要起來八本也

別尋生理、一日冬底殘年、趕着驢馬十餘頭到京師轉賣、約賣得乙百多兩銀子、交易完了、至順城門即宣武門雇騾歸家、在騾馬主人店中、遇見一箇鄰舍張二郎入京來、同在店買飯吃、二郎問道、東山何往、東山把前事說了一遍道、而今在此雇騾、今日宿了、明日走路、二郎道、近日路上好生難行、良鄉鄭州一帶盜賊出沒、白日劫人、老兒帶了偌多銀子、沒个做作、獨來獨往、只怕着了道兒、放仔細些、東山聽罷、不覺鬚眉開動、唇齒奮揚、把兩隻手捉了拳頭、做一个開弓的手勢、哈哈大笑道、二十年間張弓追討、矢無虛發、

不曾撞个對手今番收場買賣定不到得折本店中滿座聽見他高聲大喊盡回頭來看也有問他姓名的道久仰久仰二郎自覺有些失言（到末必失言）作別出店去了東山睡到五更頭爬起來梳洗結束將銀子緊縛褁肚內扎在腰間肩上掛一張弓衣外跨一把刀兩膝下藏矢二十簇揀一个高大的健騾騰地騎上一鞭前走走了三四十里來到良鄉只見後頭有一人奔馬趕來遇着東山的騾便按轡少駐東山舉目覷他却是一个二十歲左右的美少年且是打扮得好但見

黃衫纓笠短劍長弓箭房中新矢二十餘枝馬額上紅纓一大簇。裹腹閙裝燦爛。是箇白面郎君。騎一匹緊噯噴嘶。好疋高頭駿騎。東山正在顧盼之際、那少年遂叫道、我們一起走路則个、就問東山拱手道、造次行途、願問高姓大名、東山答道、小可姓劉名嶽、別號東山人、只叫我是劉東山、少年道、久仰先輩大名、如雷貫耳、小人有幸相遇、个先輩欲何往、東山道、小可要回本籍交河縣去、少年道、恰好恰好、小人家住臨淄也是舊族子弟、幼年頗曾讀書只因性好弓馬、把書本丟了、三年前帶了

些資本往京貿易頗得些利息今欲歸家婚娶正好與先輩作伴同路行去放膽壯些直到河間府城然後分路有幸有幸東山一路看他腰間沉重語言溫謹相貌俊逸身才小巧諒道不是歹人且路上有伴不至寂寞心上也歡喜道當得相陪是夜一同下了旅店同一處飲食歇宿如兄若弟甚是相得明日並轡出涿州少年在馬上問道久聞先輩最善捕賊一生捕得多少也曾撞着好漢否（小伎倆破綻）東山正要誇逞自家手段這一問撩着癢處且量他年小可欺便侈口道小可生平兩隻手一張弓拿盡綠林中人也不記其

笑者不可刺也

數並無一個對手這些鼠輩何足道哉而今中撫心懶散棄此道路倘若前途撞着便中拿箭把兒你看手哭少年但微微冷笑道元來如此就馬上伸手過來說道借肩上寶弓一看東山在騾上遞將過來少年左手把住右手輕輕一扯就滿連放連扯就如一條軟絹帶東山大驚失色也借少年的弓過來看看那少年的弓約有二十斤重東山用盡平生之力面紅耳赤不要說扯滿只求如初八夜頭的月再不能勾東山慄恐無地吐舌道使得好硬弓也便向少年道老弟神力何至于此非某所敢望也少年道小人

之力何足稱神先輩兮自太歎耳東山贊嘆再三少
年極意謙謹晚上又同宿了至明日又同行日西時
過雄縣少年拍一拍馬那馬騰雲也似前面去了東
山望去不見了少年他是賊窠中弄老了的見此行
止如何不慌私自道天教我這番倒了架也倘是個
不良人這樣神力如何敵得勢無生理心上正如十
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沒奈何迤迤行去行得
一二鋪遙望見少年在百步外正兮挾矢扯個滿月
向東山道久聞足下手中無敵今日請先聽箭風言
未罷颼的一聲東山左右耳根但聞肅肅如小鳥前

後飛過只不傷着東山又將一箭引滿正對東山之面大笑道東山曉事人腰間騾馬錢快送我罷休得動手東山料是敵他不過先自慌了手脚只得跳下鞍來解了腰間所繫銀袋雙手捧着膝行至少年馬前叩頭道銀錢謹奉好漢將去只求饒命少年馬上伸手提了銀包大喝道要你性命做甚快走快走你老子有事在此不得同你兒子們前行了撥轉馬頭向北一道烟跑但見一路黃塵滚滚霎時不見踪影東山呆了半晌撫胸跌足起來道銀錢失去也罷叫我如何做人一生好漢名頭到今日弄壞眞是張天師嬰

鬼迷了、可恨可恨、晦頭喪氣、有一步沒一步的、空手、
歸交河、到了家裡、與妻子說知其事、大家懊惱一番、
夫妻兩个啇量、收拾些本錢、在村郊開個酒鋪、賣酒
營生、再不去張弓挾矢了、又怕有人知道、壞了名頭、
[illegible]
也不敢向人說着這事、只索罷了、過了三年、一日正
值寒冬天道、有詞爲証、
霜瓦鴛鴦、風簾翡翠、今年早是寒少、矮釘明窗、側
開朱戶、斷莫亂教人到、重陰未解、雲共雪商量不
少、青帳垂氈要密、紅幙放闌宜小、　詞寄天香、
却說冬日、開東山夫妻、正在店中賣酒、只見門前來

了一夥騎馬的客人、共是十一个、箇箇騎的是自備的高頭駿馬、鞍轡鮮明、身上俱紧束短衣、腰帶弓矢刀劍、次第下了馬、走入肆中來、解了鞍轡、劉東山接着、替他赶馬歸槽、後生自去料草煮荳、不在話下、內中只有一个未冠的人、年紀可有十五六歲、身長八尺、獨不下馬、對衆道、弟十八自向對門住、侍衆人都答應一聲道、咱們在此少住、便來伏侍、只見其人自走出門去了、十人自來喫酒、主人安排些雞豚牛羊肉來做下酒、須臾之間、狼飧虎嚥、算來喫勾有六七十觔的肉、傾盡了六七壜的酒、又教主人將酒飯送

過對門樓上與那未冠的人喫衆人喫完了店中東西還叫未暢遂開皮囊取出鹿蹄野雞燒兎等物笑道這是我們的東道可叫主人來同酌東山推遜一回纔來坐下把眼去逐个瞧了一瞧瞧到非面左手那一人氊笠兒垂下遮着臉不甚分明猛見他擡起頭來東山仔細一看嚇得魂不附體只叫得苦你道那人是誰正是在雄縣劫了騾馬錢去的那一个同行少年東山暗想道這番卻是死也我些些生計恁禁得他要起況且前日下人尚不敢敵今人多如此想必个个是一般英雄如何是了心中慼慼的跳真

如小鹿兒撞面向酒稀不敢則一聲衆人多越與主人勸酒坐定一回只見北面左手坐的那一个少年把頭上氈笠一掀呼主人道東山別來無恙麼往昔承挈同行周旋至今想念東山面如土色不覺雙膝跪下道望好漢恕罪少年跳離席間也跪下去扶起來挽了他手道快莫要作此狀快莫要作此狀羞死人昔年俺們衆兄弟在順城門店中聞卿自誇手段天下無敵衆人不平卻教小弟在途間作此一番輕薄事與卿作耍取笑一回然負卿之約不到得酒間魂夢之間還記得與卿並轡任丘道上感卿好情

評：敗了也。戎了東山。是好漢當償其升眞以遂匠之禍也

今當還卿十倍言畢卽向囊中取出千金放在案上向東山道聊當別來一敬快請收進東山如醉如夢呆了一晌怕又是取笑一時不敢應承那少年見他遲疑拍手道大丈夫豈有欺人的事東山也是個好漢直如此膽氣虛怯難道我們弟兄直到得眞个取你的銀子不成快收了去劉東山見他說話說得慷慨料不是假方纔如醉初醒如夢方覺不敢推辭走進去與妻子說了就叫他出來同收拾了進去安頓已了兩人商議道如此豪傑如此恩德不可輕慢我們再須殺牲開酒索性留他們過宿頑耍幾日則箇

東山出來稱謝就把此意與少年說了少年又與衆人說了大家道既是這位弟兄故人有何不可只是還要去請問十八兄一聲使一齊走過對門與宋冠的那一個說話東山隨了去看這些人見了那個宋冠的甚是恭謹那宋冠的待他衆人甚是莊重衆人把主人要留他們過宿頑耍的說話說了那宋冠的說道好好不妨只是酒醉飯飽不要貪戀誤了主人殷勤之心少有動靜俺腰間兩刀有血喫了衆人齊聲道弟兄們理會得東山一發莫測其意衆人重到肆中開懷再飲又攜酒到對門樓上衆人不敢喈只

是十八兒自飲算來他一個喫的酒肉比得店中五個人十八兒喫闌自探囊中取出六個純銀旋鑼來燒起炭火做煎餅自喫連喫了百餘個收拾了大踏步出門去不知所向直到天色將晚方纔回來重到對門住下竟不到劉東山家來衆人自在東山家喫要走去對門相見十八兒也不甚與他們言笑大是倨傲東山疑心不已背地扯了那同行少年問他道你們這個十八兒是何等人少年不答應反去與衆人說了各各大笑起來不說來歷但高聲吟詩曰楊柳桃花相間出不知若個是春風吟罷又大笑住了

三日俱各作別了結束上馬未冠的在前其餘衆人在後一擁而去東山到底不明白却是賺得了千來兩銀子手頭從容又怕生出別事來搬在城內另做管運去了後來見人說起此事有識得的道詳他兩句語意是個李字況且又稱十八兄想必未冠的那人姓李是個爲頭的了看他對衆的說話他恐防有人暗算故在對門兩處住了好相照察亦且不與十人作伴同食有个尊卑的意思夜間獨出想又去做甚麼勾當來却也沒處查他的蹤跡那劉東山一生英雄遇此一番過後再不敢說一句武藝上頭的話弃

弓折箭只是守着本分營生度日後來善終可見人生一世再不可自恃高強那自恃的只是不曾逢着狠主子哩有詩單說這劉東山道

生平得盡弓矢力　直到下場逢大敵
人世休誇手段高　霸王也有悲歌日

又有詩說這少年道

英雄從古輕一擲　盜亦有道真堪述
笑取千金償百金　途中竟是好相識